

演 唱 集

古木逢春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录

新旧社会两重天 (数来宝)	英男 纪元 里果 (1)
护秋记 (二人转)	高占文 (10)
喜事 (山东快书)	李天舒 (17)
连长赶车 (单弦)	张凤朝 (23)
枯木逢春 (单出头)	法库县文艺宣传队 (27)
女铁匠 (数来宝)	汤和伟 (32)
亲如一家 (相声)	毛国良 赵景云 (38)
痛说革命家史 (京韵大鼓)	季 百 (47)
连心石 (故事)	田连元 (51)
做棉被 (吕剧表演唱)	吕金岩 (59)
赤脚医生上大学 (单出头)	开原县文艺宣传队 (64)
送雨衣 (数来宝)	徐 畅 (68)

新旧社会两重天(数来宝)

英 男 纪 元 里 果

甲：毛泽东思想闪金光，
东风劲吹百花香。

乙：毛泽东思想放光彩，
翻天覆地二十载。

甲：祖国的水，祖国的山，
新旧社会两重天。

乙：两重天，不一样，
一个黑来一个亮。

甲：想过去，漆黑的地，漆
黑的天，
咱劳动人民缺吃又少
穿，
——在水深火热之中受
熬煎。

乙：看现在，明亮的天，明
亮的地，
咱劳动人民生活幸福甜
如蜜，
——当家作主扬眉又吐
气。

甲：新社会制度好，

我总想当你唱一唱。

乙：（白）好哇，你就唱吧！

甲：新社会新事多，
我总想当你说一说。

乙：（白）好哇，你就说吧。

甲：五湖四海赞歌响，
听我把一段悲欢离合的
故事讲。

乙：（白）好哇，你讲吧。

甲：说的是一位老大娘，
坐火车从山东到沈阳。

乙：老大娘，千里迢迢离开
家，

不知她来干什么？

甲：千里迢迢离开家，
为的是来找她的妈。

乙：（白）找她妈？

甲：啊，老大娘，下了车，
心情激动没法说。

乙：（白）怎么啦？

甲：大娘她，四十年前离沈

阳，

那时候，沈阳哪有这些

大楼房，

过去的往事心中记，

那时候，这沈阳南站是

外国人的租界地。

乙：三座大山垮了台，

中国人民顶天立地站起来。

来。

毛主席领导最英明，

是劳动人民亲手建设了

沈阳城。

甲：新旧社会没法比，

可我上哪去找老龙里？

乙：（白）老龙里？

甲：老龙里，是旧街名，

问谁谁也不知情。

乙：（白）那咋办？

甲：老大娘就在沈阳生，

有些事她还记得清。

虽然时代有变迁，

可是她还记住沈阳大北

关。

她登上了七路无轨车，

心潮翻滚似开锅：

四十年别离到今天，

我妈她能不能活在人世

间？

假如我妈还能在，

算起来，七十五岁也开

外了……

乙：（白）哟，这么大岁数啦！

甲：老大娘，正思念，

来到了大北门的电

站。

她赶快起身下了车，

得，这回麻烦事更多。

乙：（白）怎么啦？

甲：楼房多，马路宽，

电车、汽车来回穿；

昔日的破屋破房全不

见，

一拉溜的大商店。

见此情景心没底，

哪也不象老龙里？

乙：劝劝大娘别着急，

让她去找公安局。

甲：你站在一边就会问，

你倒轻松我费劲。

乙：（白）那咋办？

甲：这回你得把我帮，

乙：（白）我能干什么呀？

甲：你来扮演民警最相当。

乙：（白）好，就这么办了。
甲：公安局小汤正值勤，
这同志满腔热忱为人民，
见来了一位老大娘，
她连忙接待让进房。
乙：“大娘，看出您从远处来，
有啥事对我说明白；
别着忙，别上火，
有什么事情交给我。”
甲：“同志啊，老龙里本是我老家，
我是从山东来找我的妈，
下车来，转了向，
如今沈阳大变样，
不知哪是老龙里，
没办法就得麻烦你。”
乙：小汤一听老龙里，
不由得乐在眉梢心欢喜：
“大娘，老龙里现已改成向阳里，
我领您去找全可以。
你妈的名字怎么叫？
记没记住门牌号？”

甲：“同志，你问门牌号啊？
一点我也不知道。
你问我妈啥名字，
她的名叫陈李氏。”
乙：（白）陈李氏？
甲：“陈李氏你没法找，
还有个弟弟叫小小。”
乙：（白）那也没法找啊！
甲：“唉！四十多年没见面了！
也不知今天能见不能见？”
乙：老大娘，打唉声，
小汤她准知有悲伤往事在其中，
她想细问没张嘴，
先给大娘倒杯水：
“大娘，您休息休息把水喝，
有什么事情慢慢说。”
甲：“我的名叫陈桂花，
四十年前离开了妈。”
乙：（白）“为什么呢？”
甲：“唉！阴云密布虎狼凶，
旧社会，劳动人民在苦海中。”

我的爹，当年虽然手脚勤，
累折腰也难养全家五口人。

那一年我爹失了业，
被迫离开了沈阳界，
我们全家逃到了锦西县，

爹爹他照样没活干。
全家就在庙台住，
饥寒交迫没活路。

八岁的弟弟长的小，
饭没要着被狗咬，
他趴在地上强起来，
回家看，两岁的妹妹饿死在娘怀。

我爹爹在车站遇见狗警察，
硬被打掉俩门牙。
生活无路无计奈，
爹娘才含悲忍痛将我卖！”

乙：（白）这叫什么世道！

甲：“从此后，受尽了凌辱
苦流浪，

直到红日东升天大亮。
解放后在山东安了家，

我日夜怀念爹和妈。
生活一天更比一天好，
这件心事忘不了，
我天天盼，夜夜想，
今天才下了决心把亲人访。”

乙：小汤她听了大娘把离别往事讲，
眼泪刷刷往下淌。

“大娘，您的遭遇痛人心，

对我的教育特别深，
走，大娘我来扶着你，
咱俩去找老龙里。”

甲：小汤她扶着大娘走出
门，
如同女儿待亲人。

两个人边走边说话，

乙：“大娘，老龙里不远就在那。”

甲：（白）“那就是老龙里？”

乙：（白）“对呀！”

甲：（白）“不对，
同志，可能你把道领错，
老龙里能有这么阔？”

乙：（白）“大娘，没错，
老龙里就是这。”

甲：（白）“是么？这变化

可真大呀！

我记得，老龙里，净破
房，

门不门来墙不墙，

门是席头、麻袋片儿，

墙是秫秸、砖头块儿，

——房顶苦的净破烂
儿。

街当心是一条小路坑坑

洼洼不好走，

道两旁净是死猫和烂
狗，

西街有个臭水坑，

苍蝇、蚊子乱嗡嗡，

到夏天，那股味儿，

呛的人都难喘气儿，

晴天泡土象扬场，

雨天就成了烂泥塘，

连雨天，更够呛，”

乙：（白）怎么办呢？

甲：“那臭水进了屋子就上
炕！”

乙：（白）没法活呀！

甲：“旧社会咱穷人就是没
活路，

老龙里住的全是贫困

户：

什么卖小工、拉洋车，

铜盆铜碗、焊铁锅，

卖冰锞、卖凉粉儿，

冰糖葫芦、咸瓜子儿，

——家家生活心没底
儿。

俺爹他，没有工作把破
烂拣，

肚子怎能填得满？”

乙：（白）真难呐！“大娘，

您说的那是解放前，

和现在相差几十年。

看看今天的向阳里，

天地变化没法比。

朝气蓬勃人人乐，

都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

苦难的生活成过去，

可阶级仇恨没忘记。

刘少奇一类骗子搞阴
谋，

造谣诬蔑瞎胡说。

说什么‘国富民穷’，

妄图挑拨人民和党的骨
肉情。”

甲：“他那是白日作梦净妄

想，
我们劳动人民永远跟着
党。”

乙：“对！大娘，咱嘴里
说，别停脚，
赶快去把亲人找。”

甲：（白）“对，咱们走着
唠。”
朝前走，细端详——
“瞧！这两旁整整齐齐
净新房。”

乙：（白）“这都是新建的。
甲：红砖墙，玻璃窗，
家家户户亮堂堂；
溜光的路，笔直的道，
“同志啊，那楼房后边
是学校吧？”

乙：（白）“对。
学校隔壁是粮站，
那里面有堆积成山的米
和面。”

甲：“看粮站，我好心酸”，
乙：（白）“大娘，怎么的
啦？”

甲：“一件往事涌心间。
解放前那年年三十儿，
俺全家抱着空碗儿守空

盆儿，
俺爹他起早就去街上
转，
我们全家把他盼。
他从早转到大天黑，
才满脸愁容把家归。”

乙：（白）“弄来吃的了么？”

甲：“混合面儿，一纸兜儿，
全家喝顿糊涂粥。”

乙：（白）“瞧，真难呐！”

甲：“看今天，这里设立了
粮食供应站，
劳动人民吃上了大米和
白面。”

乙：“咱劳动人民见青天，
再也不愁吃和穿。
家家不愁下锅米，
丰衣足食人人喜。
刘少奇一类骗子卖国
贼，
反动透顶发了霉。
‘今不如昔’是他讲，
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党。”

甲：“他那是满嘴净胡说，
狗尾巴哪能把太阳
遮！”

乙：（白）“大娘您批的好

哇!

请大娘看前面，
再走几步就是大商店。”

甲：（白）“哟，还有大商店啦？”

听说商店我热泪流，
一件往事涌心头。
看现在买布的这么多，
想从前简直没法说。”

乙：（白）就是。

甲：“俺们没的铺，没的盖，
全家就靠着两条破麻袋，

晚上盖，白天披，
又当被来又当衣……”

乙：看今天，国民经济大发展，
咱们的生活饱又暖。

甲：“美好的生活有来由，
是毛主席领咱登上幸福楼。”

乙：刘少奇一类骗子大叛徒，

居心险恶又狠毒，
说什么国民经济不向前，

甲：“他那是妄图篡党夺政

权。”

乙：批得好，批得对，
“大娘，咱到了街道革命委员会。”

甲：（白）“到了？”

乙：街道干部忙接洽，
听完了小汤同志一番话。

你看看我，我看看他，
老龙里没有这么一家？
街道干部很负责，
请来了退休工人张大伯。

老人家，认真地想，
半天才开口把话讲：
“好象有这么一家人，
解放前日子过得也太贫，

拣破烂，满街跑，
全家从来也没吃过饱。
日伪时全家逃难没信息，

光复后又回老龙里；
全家人只剩下母子俩，
老爷们儿不知死在哪。
解放后，没几天，
母子二人把家搬；

前几年听说住在城郊毛
君屯，
儿子是什么工厂的负责
人。”

甲：老大娘一听流眼泪：
“老大爷您句句说的
对。”

乙：小汤这里忙看表：
“大娘，现在时间还挺
早，
咱们赶快上汽车，
快见到亲人把话说。”
不多时车到城郊工人
村，

街委会接待很认真。
小汤把情况说一遍，
满屋人听了都感叹！

甲：街主任，陈大嫂，
一听乐的不得了，
——她急急忙忙往家
跑。

乙：（白）她跑什么呀？

甲：你说这主任她是谁？

乙：（白）谁？

甲：是大娘的兄弟媳妇张玉
梅。

她赶快告诉婆婆妈，

说四十年久别的姐姐回
到家。

老奶奶坐在炕上正抽
烟，
嘴里还哼哼《智取威虎
山》。

乙：（白）是呀！

甲：听说是回来了大丫头，
不由得老泪往外流：
“是真是事，是作梦？”

乙：（白）是真是事。

甲：“玉梅呀，快把妈的脑
袋碰一碰！”

乙：（白）嗨！

甲：老奶奶急忙穿鞋要迎上
去，
这时候大娘已经到屋
地。

看见了日夜思念的老母
亲，
不由得激情热泪洒衣
襟；

百感交集悲又喜，
她一头扑进娘怀里……

乙：一言难尽离别景，
母女热泪如泉涌。

甲：旧社会逼得一家走死逃

亡各西东，

乙：新社会苦去甜来骨肉团
聚喜相逢。

甲：母女今日得相见，

乙：是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最
好最好的大批判；

甲：老龙里天翻地覆大变

化，

乙：是给刘少奇一类骗子最
响最响的大嘴巴。

甲：母女俩，喜相逢，

乙：歌颂领袖毛泽东！

合：母女俩，喜相逢，
欢呼万岁毛泽东！

护 秋 记 (二人转)

社员 高 占 文

合：火红的太阳闪金光，

辽河两岸五谷香。

女：到处一派丰收景，

男：三秋会战收割忙。

女：挥银镰，镰镰喜割成熟果，

男：紧晃鞭，车车满拉丰收粮。

女：唱的是河西红星生产队，

男：表一表护秋员叫唐志刚。

女：高高的个子方方的脸，

男：浓眉大眼高鼻梁。

女：年近五十身板壮，

男：心明眼亮立场坚定斗志昂。

女：这一天秋雨下了多半夜，

男：唐志刚冒雨护秋忙。

女：走遍东地奔西地，

男：又到南山看高粱。

女：最后来到门前苞米地，

男：手打电筒看端详。

(白) 嗯？

女：这苞米“铺子”怎么翻的这么乱，

男：细数数丢了十穗苞米名字叫“凤双”。

女：垄帮上一溜脚印还汪着水，

男：量量脚印五寸多长。

女：照着脚印查踪迹，

男：这脚印一到村边看不详。

老唐虎目圆睁怒火起，
是何人胆大包天偷去了粮。

暂不说老唐侦察线索要破案，

女：单讲地主刘二拐老婆烂瓜秧。

她呼呼哧哧进屋对着二

拐讲，

偷来了十穗苞米筐里
装。

男：二拐子眉开眼笑咧开
嘴，

你真有两下子干的漂
亮。

人要走运自有天相，
这大雨哗哗老唐他也不
会去把水蹚。

趁天黑把苞米扔进唐家
猪圈，

我不信猪吃了粮食还要
吃糠？

明天你就宣扬猪闹病，
劝唐婆松开猪咱好借
光。

只要它秋收秩序乱了
套，

咱猪吃胖了还可捞他几
把粮。

女：烂瓜秧连说好好好，
见缝插针我是内行。

男：两个人嘀嘀咕咕想出坏
主意，

女：烂瓜秧鬼鬼祟祟来到猪

圈旁。

男：原来是老唐和二拐子住
着东西院，

女：老唐的猪圈紧挨二拐东
边墙。

烂瓜秧拿五穗苞米往圈
里撇，

大白猪吃苞米尾巴直晃
荡。

男：不说地主施诡计，

女：说说东院唐大娘。

第二天大娘把猪喂，
大白猪抬起脑袋东望西
张。

糠不吃来菜不咬，
满圈臭泥来回蹚。

看样子好象心难受，
全身滚满臭泥汤。

大娘心里正纳闷，

男：烂瓜秧扒墙探脖开了
腔。

（白）哟，老嫂子啊！

我家小猪也是这个样，
说不上咋的叫我着慌。

我看你家这头大猪火更
旺，

肉皮发焦毛管不光。

看它这个闹腾劲，
八成要起肺心黄。
赶紧松出散散火，
病再加重可就不好防。

女：护秋公约大家订，
开圈松猪那可不妥当。

男：眼看要到九月九，
地里庄稼快拉光。
你猪病的这个样，
溜哒溜哒有何妨。

女：咱队庄稼没全把场上，
决不能松猪破坏规章。

男：烂瓜秧一看大娘不上
当，

眼珠子一转又开腔。

这猪可是金钱串，

要糟践了大嫂你辛辛苦
苦喂了半年可算白
忙。

（白）老嫂子呀！

这可是一片好心全为
你，

我成分不好对不对的咱
是街坊。

烂瓜秧讲完缩着脖子往
屋走，

女：大娘心里犯思量。

要说松猪咱坚决不能
干，

决不能为自己违反集体
护秋规章。

我不如去把老唐找，
让他请兽医开个方。

大娘出门四处寻望，

男：东地头恰好碰见唐志
刚。

女：（白）老头子啊！

咱家猪食不吃来菜不
进，

不知啥病我心慌。

你抽空去趟兽医站，

男：等一会儿我回去你别
慌。

女：唐大娘惦念白猪忙回
转，

男：唐志刚走遍地块回村
庄。

一边走路一边想，

（白）昨晚这脚印……？

我定要暗暗寻查找到
赃。

一到家门就听猪叫嚷，
伸着嘴巴要爬墙。

老唐一看眉头皱，

(白) 嗯? ……
平日里猪吃饱了就晒
阳。

今日里为啥这样闹?
真的得了肺心黄。
翻身跳进猪圈内,
摸摸耳朵又不热来又不
凉。

猪要有病不爱动,
为啥这猪象癫狂。
老唐一边观察一边想,

(白) 啊!
泥浆里一穗苞米没啃
光。

这苞米滚的象泥棒,
擦巴擦巴仔细一看, 正
是门前的新品种苞米
“凤双”。

女: 又往圈内仔细望,

男: 还有半截棒子泥水里
藏。

唐志刚双眉紧皱心暗
想,

女: 没捉住贼人倒先看见
赃。

男: (白) 难道是她……?
……不能!

老伴她心直性耿脚步
正,
决不能做出这个“勾
当”。

她怎说白猪得了病?
这里可能有文章。
我得好好把她访,
先“将”她一军看她知
不知道圈有粮?
手拿苞米把屋进,
一屁股坐在炕头上。

女: 大娘又端饽饽又端菜,

男: 老唐眼望大娘开了腔。
别人说你心眼正,
我看你私心肚里装。

女: 大娘哪知其中意,
难道说猪病找你不
应当?

男: 我看咱猪没有病,

女: 莫非说不吃糠菜把病
装?

男: 猪不吃食不能说有病,
(白) 你……

女: (白) 我怎么啦?

男: 你给猪吃苞米它怎能再
吃糠。

女: 一句话说的 大娘 来了

气，
你怎乱抛手榴弹瞎放
枪？

我多咱给猪喂过苞米，

男：我这有证据在身旁。

（白）你看！

女：这东西是在哪里放？

男：就在咱猪圈粪水里藏。

这正是咱队“凤双”新
品种，

你来看棒大芯细粒子
长。

集体的苞米把猪喂，
你说应当不应当？

女：多半辈你还不知我啥
样？

对我了解也太平常。

旧社会咱们三根肠子闲
着两根半，

也没偷过别人一粒粮。

解放后咱家生活象盆
火，

共产党毛主席恩深似海
洋。

集体的东西咱哪能动，
贫下中农处处要给
毛主席争光。

别看我年老身体弱，
论思想也不次于你唐志
刚。

毛主席教导你都忘，
不调查，不研究，
找不到做贼的拿我“顶
钢”。

男：大老唐越听心里越乐，
你不愧是军属老大娘。
旧社会咱们两个苦瓜一
根蔓，
你本质好思想红我赞
扬。

（白）老伙计呀！

咱俩一块碰碰情况，
这里边一定有名堂。
我问你怎发现猪有病？
啥时候猪吃食不象往
常？

女：唐大娘把经过情况都对
老唐讲，

男：唐志刚暗暗点头细思
量。

女：一连串的发现看透一件
事，

男：是阶级敌人要的花花
肠。

我把实话对你讲，

昨晚门前丢了十穗“凤双”。

和咱猪圈苞米一个样，
准是那刘二拐烂瓜秧搞
的名堂。

偷苞米喂咱猪有他的打
算，

合：想让咱开圈松猪他混水
摸鱼美梦做得香。

女：狡猾的狐狸难敌好猎
手，

男：这件事怎能瞒过我大老
唐。

今儿个咱定下“捉狼
计”，

女：大娘暗暗点头佩服大老
唐。

男：眨眼间太阳压山天到
晚，

女：唐志刚在院内故意高声
喊大娘。

男：（白）柱他妈呀！

晚上别给我留饭，
咱姑爷打个豹子找我去
尝尝。

大老唐一边喊一面走出

院，

女：大娘说酒要少喝别醉在
路旁。

这天晚秋风阵阵黑云密
布，

夜黑头晚上星月无有
光。

男：秋雨唰唰扫在窗棂上，

女：社员们劳动一天睡的正
香，

男：忽听西院房门吱扭一声
响，

女：一个人影走出房。

男：站在院内四处了望，

女：猫腰来到唐家猪圈旁。

噗咚咚不知是啥扔在
圈，

这黑影转身要回房。

男：（白）别动！

女：原来是老唐在此早把他
等，

男：手电筒射出一道白光。

女：这家伙弯腰缩脑袋死
狗，

男：周身哆嗦筛了糠。

女：左邻右舍闻声齐来到，
东院惊动了唐大娘。